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盡五月十三日

庚午

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童貫駐軍高陽關宣撫司揭榜示

衆榜曰幽燕一方本為吾境一旦陷没幾二百年比者

漢番離心內外變亂舊主尚在新君篡攘哀此良民重罹塗炭當司遵奉睿旨統率重兵已次近邊奉辭問罪務在救民不專殺戮爾等各宜奮身早圖歸計有官者復還舊次有田者復業如初若能身率豪傑別立功効即當優與官職厚賜金帛如能一州一縣來歸者即以其州縣任之如有豪傑以燕京來獻不拘軍兵百姓雖未命官便與節度使給錢十萬貫大宅一區惟存勉力同心背遼歸漢永保安榮之樂契丹諸番歸順亦與漢

人一等已戒將士不得殺戮一夫尚或昏迷不恭當議
別有措置應邦丹自來横斂悉皆除去雖大兵入界九
所須粮草及車牛脚乘並不令燕人出備仍免二年稅
賦　使北錄曰政和七年童貫建北伐之議大出禁旅
告戒河北諸師皆先事而具二月中旬前軍已發三月
上旬卜吉貫領中軍戒塗在廷無敢異議上意欲須賀
正國信使歸以司封員外郎陶悅假太常少卿為國信
使知覇州李邈副之二月二十五日入國門適貫導從

出門與國信使副相值遂得傳旨令先至府中議事翌日悅與邀至貫府第貫畧問使人道塗次第遂問遼國有寇果否悅對不聞貫云何以知無寇悅云悅所行道日行一程既不留且又不改行他路以此知之貫又云何以知他處無寇悅云所至皆以物賂聽頭訪其國中事宜但云唯時女真爭戰別無他寇貫云見說人多流移悅云悅所由路皆有居人皆耕墾所過處觀者滿道不見有流移也貫又云已有人據易州悅云非悅所由路

然每採訪不聞此也貫詞色甚厲又云今已圍霸州朝
廷已起兵賢何不說悅云悅自雄莫來去霸甚近亦不
聞此此皆貫巳曾虛妄奏陳欲遂實其說爾貫云莫是
初無聖旨賢不曾探問否悅云尋常使人不待得旨自
當探問敵中事宜回日聞奏悅又白貫云有譚襄者欲
立九大王九大王竄入深山藏逃衆人即時捕殺譚襄
以此觀之彼國人心未至離異且悅到莫州得雄州探
報云已差接伴人使大使耶律不得名副使姓李洎悅

過界與接伴相見副使乃姓王接伴使人非機密事界河至莫數十里而探報如此乖繆若諸事如此未可輕動也貫大怒乃曰彼國待使人如此悦云以前使人禮數悦所不知但隨行人皆言前後禮數如此厚貫即云莫是賢聞得他相厚遂不說事宜否悦云悦輩士人豈以禮數稍厚遂隱敵情也貫見悦意終不相假不敢隱遂悉以所問奏知翌日道君皇帝見二府具道此說云他甚有備三省且收起文字以此推之北伐實非道君

皇帝之意貫既狂妄誤國是時在廷皆無敢拒之者聖
意欲俟國信使來問而後行萬一其或可緩也而悦幸
能縱横遏其說而撤其謀即日下詔抽回已發禁軍拘
收已降宣頭悦聘復命忠實可嘉當是時朝廷不敢峻
其褒擢詞呈不敢指其事實則貫之氣焰可知矣士大
夫雖心服之而不敢昌言故其說罕傳又五年悦不幸
既死貫復理前議所以成今日之禍也以今日旤變之
甚則知前日悦力排其說為利可勝筭邪建炎末臣僚

以此上言有旨褒贈告詞曰故承議郎陶悦朕信賞必罰以勵多士彰善癉惡以風四方率由陟降之公靡有幽明之間以爾剛毅有守直諒不回頃自曹郎出將使指陳婁欽窺敵之策排王恢首禍之謀時既息于起戈忠遂昭于寤主言非耳剽事可指陳一時誤國之奸既莫逃于明罰九泉遺忠之士豈可後于顯褒疏恩閏章陞華祕殿庶以伸久欝之公議責不朽之餘光尚其有知歆此茂寵可特贈祕閣修撰

五月九日丙寅少保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闕

十三日庚午陜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童貫奏乞應副

軍期奏曰臣仰遵睿訓付以北事夤夕竭慮深恐不逮

上辜委寄之重臣竊惟復燕大計昨正月間女真下中

京伊都往雲中契丹分力枝梧女真之際我乗機會進

兵收復諸事省力既失此便已為後時臣奉詔來北星

夜倍道于四月二十三日到高陽關整促行軍之備即

見河朔將兵驕惰不練陣敵軍須之用百無一有如軍

粮雖曰見在粗不堪食須旋舂簸僅得其半又多在遠處將輸費力軍器甚闕雖于太原大名開德支到封樁名件不足或不適用至于得地版築之具并城戍守禦之物悉皆無備葢河朔二百年未嘗講兵一旦倉卒責備頗難臣近聞易州軍民萬人延頸引領以獻城壘又西兵未來未敢出應到彼復疑臣雖夙夜竭力經營漸向就集然尚慮將輸及軍須守具版築之類備之稍緩更遷延旬日復失事機伏望指揮下河北漕臣中山真

定高陽關路帥臣究心辦集及催已差下將兵星夜赴
本司應期驅使疾速前去如少敢稽緩有悞軍期並寘
軍法各令知悉　童貫至河間府分軍童貫至河間府
分雄州廣信軍為東西路以种師道總東路兵屯白溝
王禀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坪將後
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楊
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國冀景將右軍
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光世將選鋒軍並聽劉延

慶節制　童貫次雄州議進兵童貫次雄州諸軍既集以种師道爲中軍且議進兵師道曰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且師出無名事固無成發蹤之初宜有所失貫曰今日之事上既有成筭第藉公威以鎮服耳第行勉旃謀之不臧不以罪也因出御筆俾不得辭楊可世請于貫曰事起之由毫髪未嘗預一旦臨利害若倉卒失計我輩要領固不足惜恐有不虞辱國爲重願孰計而後行貫未語和詵在坐曰公

自謂有萬衆莫敵胆氣絶人視堂堂之師如摧拉枯朽今日觀之一懦夫耳燕薊之民真若沸羹望以蘇我儻企鼓一鳴必便比肩係頸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公欲扇釁敗我事耶可世默然不語貫即以誅副師道以可世爲前統制下令以素車壯士馳開諭招來之意無得邀功生事又令良嗣草書令歸朝官張憲趙忠諭淳禍福書曰月日太師領樞密院事充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楚國公童貫謹致書泰晉王閤下蓋聞順

天者昌逆天者亡得人心者可以立國失人心者罔克守邦惟天人精祲相與之際乃禍福存亡必致之理明者未形而已悟愚者患至而猶安竊惟國王之于大遼親則叔姪也義則君臣也白水之師播越蒙塵國王不能率兵赴難使之復位乃乘隙以自立非篡而何此所謂逆天也西京危急亡在朝夕國王又不能遣兵命將拯人于塗炭哀此元元其將疇依失人之心無大于此夫逆天道失人心如此其甚國王如是自視可能久乎

則是燕薊雲朔名為有主其實無主也國王春秋高且又無子而乃驟用餘列庶出之姪擾攘顛錯以致于此燕人何辜坐待殘滅皇帝惻然念之乃命貫領衆兵百萬救燕人于水火靈旗北指漸次燕圻天地神人莫不悅喜于于而來者如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想惟國王亦已知之矣國王温恭和裕通達古今存亡之機洞然深悉善為計者因敗以圖成轉禍以為福如能開門迎降歸朝納土使國王世世不失王爵之封燕人亦無

踏斧鉞之患孟蜀南唐及两浙錢王昔嘗納土並享王
封襲傳至今子孫昌盛天下耳目衆所共知國王翻然
入朝豈减錢王故事如其不然當議進兵國王勢處事
窮天厭人離欲北走則無所歸欲南歸則安可得當此
之際雖悔何追况大遼五路所管州城四京已為草莽
區區之燕必不能守國王平日以仁愛為心若能知昔
人存亡之機救燕薊一方之命其餘陰德與世無窮若
國王疑遲猶豫不斷竊恐子孫竊發于便室嚴莊遽起

于帳中國王之識兼人亦豈不能慮此乎若是則國王
左右前後之人皆敵國也毋踏前車取笑後世貫與國
王幸有一面之契不敢不以誠告惟審思而熟計之勿
為庸人所誤亮此悃誠速希示報不宣　宣撫司募馬
闕入燕招諭　節齊自叙曰宣撫司使張憲等持書入
燕燕王得書執二人斬之知游說不行於是募其借閤
門宣贊舍人以往臨行以三事白童貫一乞戒將士勿
使求取珍寶遞相獻遺用嚴軍律二請勿妄殺降人用

安燕人之心三願審量事勢乘機舉用勿以使人為念
唐儉小義古人所行其一介之微得盡忠節苟利于國
死無所惜時皆偉之士卒願偕行者一十五人五月十
八日晚過白溝食時至燕界新城縣差到契丹漢兒官
一員引伴須臾有父老數百人填擁驛外詢使人何處
來僕遂出榜讀之衆皆驚愕有漢兒劉宗吉者自後竊
出相謂云使人今夕當宿涿州宗吉涿州人也見隸白
溝軍中願得勑榜副本攜示諸人他日南師入境願先

開門以獻今夕復當密至驛中遂携二副本往晚抵涿州入小使驛祗接如國信禮夜久忽劉宗吉自壁衣下出云令燕京諸處皆無軍馬止是四軍大王有部曲三百餘騎曾歷戰陣四軍大王者奚人蕭幹小字古爾班常統契丹渤海奚漢四軍故號四軍大王其餘有馬軍六七百皆富豪兒郎不識戰鬬令白溝北岸下寨結草人相間夜飲晝睡馬亦散放若南軍乘夜刼之但聞軍聲必自潰走宗吉欲以此事往見宣撫立少功績恐南軍不察見害若得一文信庶得必達

僕籌慮久之仍作一書上童貫且以貫所贈新履一隻為信使宗吉去明日燕京差到漢兒官牛稔充接伴使達燕京外復遣四方館使蕭奥禮部郎中張覺乃後來據平州者充館伴館淨垢寺次日有殿前指揮使姚璠樞密承旨蕭嬰都管伊遜來伴食因請所持書牓云兩府官欲借看僕云宣司令見九大王親納不敢先以示人辭難久之衆持榜去既暮諸人親來云書榜中語言大段狂悖多是指斥不通商量安敢進呈令復納回僕笑而取

之謂諸人曰貴朝不度德量力不審天時人事此何等時而較此閒事耶蕭奭曰南朝禮義之國今不顧盟好輒先舉兵兵貴有名不知兵戈緣何至此僕答曰朝廷命將出師使人不能盡知但畧聞北朝興兵累年並不相報天祚皇帝播遷不發赴難之師乃簒立于燕京鄰國義均兄弟今來問天祚皇帝車駕所在又聞已削降為湘陰王事出非常興師問罪訪尋邊主存亡舉合禮經何謂無名奭云國不可一日無主本朝緣天祚失道

奔竄宗社顛危臣民推戴册立今上事與貴朝殊無干涉何在問罪況自古有之唐明皇奔蜀肅宗即位于靈武但期中興豈不與此事體一同南朝宜念鄰國久和之義假借兵力共除大難今乃乘釁攘奪民土豈所望于大國哉僕曰明皇幸蜀太子監國既即位乃册明皇為太上皇禍亂既定迎還明皇肅宗親步控馬此則君臣父子之道盡矣貴朝初非委託自立又貶削湘陰之號何可少望古人況假師求救當在志誠包胥泣秦孔

明趙吳皆竭誠意豈鄰國不相應耶貴朝泥于矯飾未甞行一信使本朝雖有哀救之心無所施設今大兵壓境止在旦夕禍福存亡貴朝君臣自裁可也諸人唯唯而退次夕云門下侍郎李處温自外來未見書榜再借覷之次早姚瑺來云已議定來日欲令宣贊朝見若對上且委曲庶易酬答迫暮數人者復集互發言云南朝徒誇兵衆不思天理不順人無鬬心昨日种師道發楊可世一軍過白溝本朝小小迎擊南朝望塵退走若非

自來和好已直入雄州矣既一面遣使又一面進兵却容易退走是何顏面自此已往如何可休兼宣贊受劉宗吉之約其人已陳首即探懷取所付書履作色云宣贊却如何歸得僕徐答曰其之此來非尋常禮貌之使每切畏謹唯恐為兩國生事今次乃招納使人劉宗吉獻誠款安得不受大軍之來初得朝旨不許殺戮一人昨日必是立旗招安為貴朝軍馬襲取萬一宣司申取朝廷降一討蕩指揮少俟西軍畢集恐非燕民之福蕭

燮愕然曰南朝遣宣賛來作死間耶不謂南朝弃士大夫之命如草芥也僕答曰具之此來本以一巳之命易全燕之命悟則同生不悟則同死也又豈以徒歸爲志且兵家用間最爲下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用間以傾敗或彼强我弱或彼我勢均固有用間以離析其勢者如目今貴朝事勢兵力自視南朝十分有一否百分有一否千萬分中有一否若非念自來鄰國契好即分兵數項整陣齊入不識貴朝何以禦之

何在使人矯陳禍福爲死間耶蘡等唯唯而去曰少間析津府自有行遣（析津府在燕京如京師之有開封府）僕因相送且笑謂之曰某此奉待行遣只不可錯了一旦使燕人盡成血肉則甚幸自是館伴者凢三日不至二十六日晚忽蕭奥張覺押贐路緜綺衣袄并從人銀絹等物來云來日發宣賛回程僕辭以未見九大王及未得回書不敢受贐奥云李門下傳聖旨有故事支賜請留（李門下者處温也初欲面議稱藩因白溝之衂遂已）差秘書王介儒都官王仲孫賫回書同往

雄州宣撫司　封氏編年曰馬擴見燕王王俾譯者責

馬云兩朝講好百有餘年忽爾踰盟以兵臨境曾不畏

天自古違誓國祚不長馬答如見姚璠等說及上勅與

檄書呈燕王令姚璠讀訖付門下省令聽勅既至庭中

具香案拜禢㜮云請舍人朝拜馬云適已見畢何云朝

拜是何禮也㜮云舍人無怒於是有張畫二軸一云大

宋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一云

大宋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馬

既見帝銜知是真宗仁宗御容即朝拜捻香禮畢真宗御容

昔至和初北朝昭聖初令使先賫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未嘗識面因請御容朝廷許之遂使繪畫仁宗御容

昔嘉祐二年秋七月北朝遣使求上御容以為後世子孫之誇議者慮有厭勝之術上曰朕待遼甚厚必無是理遣御史中丞張昪送之北主具儀服迎謁見御容驚喜及退而謂左右曰仁德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真聖人也堯之八彩舜之重瞳不過傳聞而已今得見此真容實願永堅世好所有帝銜求得中國謚號逆塗金守書於像傍

夔令譯者讀兩朝誓書曰維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謹致書于弟大遼皇帝闕下有云共遵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備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

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任北朝令三司差人搬取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邊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隴畝稼穡南北勿縱繹騷所見兩邊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淘壕修葺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開拓河道誓書之外必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鎮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共當殛之北朝紹聖皇帝答書云孤

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嗚呼此盟可改後世何述云云又讀仁宗皇帝誓書曰竊以兩朝修睦三祀于兹邊鄙用寧干戈是偃近懷先誓炳若日星今緣獨已深通好如故関南十縣本朝傳守已久愧難依從别納金繒之儀用代賦歛之物每年贈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并前銀絹搬至雄州所管白溝交割兩界塘淀除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得添展其見在隄堰水口逐時决洩

壅塞量兵夫之便修壘疎導外非時霖潦大段漲溢並
不在關報之限兩地作過逃走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
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兹
纂承各當遵奉共存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善
隣為義二者闕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言其盟
文藏之宗廟付在有司依景德年中兩朝誓書顧惟不
德必尋是盟苟或食言有如前誓專奉書咨問不宣讀
訖夔請馬上聽茶罷謂馬曰舍人適聞兩朝誓書豈不

懐于心乎南朝君臣忍違此約焉曰前日已嘗面問諸公朝廷雖知有此盟所以起兵者只為燕王擅行廢立兄弟之情固宜問罪所舉豈無名也夔曰舍人之言雖稍有理然終違約請公就館燕王召李處温等看南朝皇帝敕榜事當如何蓋天錫知天祚尚在大金方熾大宋興兵意欲歸順未敢形言故云朝敕榜事當何如然而處温素與趙良嗣善在天祚時二人知其國將危共議欲歸南朝遂為莫逆友盟于北極廟拈香瀝酒為誓

後知良嗣南奔朝廷命以直閤待遇禮厚亦欲南奔值
天祚奔竄乃建立燕王爲天錫皇帝既有推戴之功遂
已其約至是知童貫大兵壓境猶豫未決天錫既問亦
未敢令天錫南歸懼衆不協從奏云此乃軍國大事臣
雖太尉位長百僚不敢以管見自處即容與大臣共議
此事甚大更在陛下睿知獨斷令臣等參議天錫恐天
祚復來又畏大金乃名李處温等面議云朕以眇躬荷
祖宗之靈獲承大位本與卿等求保宗廟女真人騎復

據西京未聞歸國令者大宋重兵臨境與大金夾攻朕
觀人事天時不敢當寶位欲稱藩南朝與卿同保血屬
未審如何言畢嗚咽流涕處温亦為之下淚於是議遣
使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乙亥盡六月三日庚寅

十八日乙亥河東河北路宣撫副使蔡攸進發　北征紀實曰攸行蔡京以詩寄之曰老慣人間不解愁封書寄與淚横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修塗好少休目送

旌旗如昨夢身非幃幄若為籌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達上聽讀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　吴曾漫録曰自古奸人周身之術非不至然而禍患之來卒出于非意所及者何也蓋惡逆既積則天地鬼神不容其謀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遣王緯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為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堅守六月王師合早歸元長之為是詩也蓋欲為他日敗事張

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緋袍鐵幘為大將軍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為乃推行元長之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刼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欝也宣和間始令其子約之招致習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為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竟以不免豈前所謂其

謀徒巧耶　北征紀實曰是歲夏四月十五日童貫始以河北河東燕山諸路宣撫使出師是日白虹貫日人駭異甚出門而牙旗竿折五月十八日伯氏再出師有少保節度使宣撫副使二認旗從于後次日為執旗兵逃去而二認旗遂皆失之識者以為不祥又出師後五月以戊寅己卯庚辰連數夕有大流星若盂椀自紫微文昌間出不一或犯天津河鼓等越天漢牛斗間亦不一所皆南向而奔曳光如足練每夕自初夜動數十流

至夜半方漸踈至是十餘夕猶或南流不已其占懼如西晉象實令人憂疑然太史皆屏不奏又用兵雄州地震已而雄之正寢忽元武見龜大如錢朱蛇僅若筯每行必相逐二帥拜之藏以銀盒置于城北樓真武廟明日啓盒視之龜蛇皆死矣燕王遣使王子班耶律達實林牙充西南路都統以牛欄監軍蕭赫嚕副之領奚契丹騎二千屯涿州新城縣　馬擴齋之說燕人也僅脫身而歸然燕王亦懷懼既議遣使隨以兵屯新城　金

國遣圖克坦烏舍高慶裔充通問使持書來議軍事先是金人緣朝廷遣赫嚕等歸不遣使疑吾有謀故未嘗先報軍期遣其弟固倫相國貝勒及小國王等軍破中京取雲中退屯于白水泊阿固達親領兵數萬來會又聞童貫舉三路大兵屯邊阿固達與羣帥議以不報軍期其曲在彼深恐朝廷徑取燕地便入界守關不得歲幣遂遣圖克坦烏舍高慶裔充通議使乘船至登州來朝且自臨軍乘機措畫金人國書五月日大金皇帝

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因旋使傳繼附音函會當命伐之時未報尅期之約方將併取爰審前由來書云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閒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西京就便計度以此遣兵征討及留送使船上等候見勝捷即令拘回次得行營都統所狀初到中京委諭歎降不為依應即日攻破外興中府左右小可州城亦相因尤效以為雖已示威本奉弔伐若便攻拔慮益傷民候收遼國欲將何往遂乃直抵山西就擒昏主無何潛

覺脫身逃遁只獲行宫并女二名文武臣僚續往西京

應朔蔚及西南路招討司一帶諸州縣鎮部族軍戍悉

皆款附後有西京德州兩處相次背叛累行招誘竟不

自新軍令既成無由可逭又遇興中府左右合聚兵衆

約會伍萬縱徒逆戰殺俘迨盡後知契丹昏主竄于沙

漠分兵追捕次其餘處所並已歸降下臺亦遣人使來

議通好糙粗願輸歳貢繼久稱藩燕京一處留守國王

耶律淳僭號稱尊懇誠告和未審便行攻伐或别有朝

吉即日敵國新收義當存撫願為親幸以快輿情由是
親臨安慰懷睦鄰邦前書已差太傅童貫領兵相應雖
未報期緣兵馬已到代北邊陲慮昏主逃入貴界留牒
代州幸無容納諒已必知而又不為夾攻及無本會至
始難見自來計議事理的實今據前後往復因由意或
如何冀示端的盛炎在候順迓天休今差貝勒烏舍高
慶裔等充通議使副及管押蘇壽吉家屬前去有少禮
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五月二十六日癸未种師道裨將楊可世為達賚林牙
掩敗于蘭溝甸師道裨將楊可世聞燕人久欲内附若
王師入境必簞食壺漿以迎乃將輕騎數千直欲取之
至蘭溝甸為達賚林牙所掩大敗而還淳益師三萬餘
人渡白溝挑我軍我軍遇之又北初貫至高陽名知雄
州和詵詢利害詵深言出師無名令宣撫司既至勢不
可已乞且按兵觀釁仍戒嚴師臣毋得妄行引惹張皇
生事貫乃降旗榜稱奉聖旨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弔民

伐罪出于不得已而為之如敢殺一人一騎並從軍法又遣白心旗欲給向化之人命詵兼統制副种師道二十九日种師道進兵白溝為達實林牙蕭幹掩擊不戰而還師道兵至白溝營幕初定或報曰河北有警師節制諸軍如貫素約指揮諸軍曰燕吾民也苟王師力能接納自來歸附但堅壁為備必有内變切不可殺一人爾等為我約兵卒遵依聖旨及宣撫司約束諸將既行楊可世即遣驍將趙明持黄榜旗往付之比明賊已

對壘矣明據橋陳其禍福或有欲榜懺者亟欲與之達實林牙看訖毀徹罵曰無多言有死而已語未竟矢石如雨我軍不為備又拘節制馳以報師道曰兵刃既接安能束手就死戰將有功諸將又曰若不血刃使和詵坐受其賞則我輩何故為來可世勒所部將士臨河分遣趙明麾衆擊之契丹隔水揚旗指西騎卒隨指而西可世謂諸將曰下流必有可涉處須分兵據之會師道遣涇原將趙德來援遂呼曰爭前德未及往敵已度水馳

鷙德老將識利病亟避之可世大呼罵曰匹夫安得輙北何以報國恩即舍河橋親往戰馬敵分左右翼圍之趙兵孤亦摧可世中鐵蒺藜箭及骨血流滿靴怒髮裂眦韝臂以捍口御鞚墮兩齒冒腹中流矢亦手殺數十人得免是夜郛丹有奔突意屬四撾將列聲金鼓敵惕惕疑我出兵遂不得前漸曉方覺即引衆而來我軍堅壁不能逞而還翼日西路辛興宗駐軍范村敵將蕭幹登孤山張蓋據行床以覘我軍須臾引去良久敵兵來

戰前軍王淵劉光遠翟進降將趙詡各勒所部兵接戰敵大奮力圍諸將于山下淵中鎗幾墮馬勝敗未決興宗遣中部將楊可世援之又親出軍門以上將節鉞督戰敵遂退和詵勸師道斬前軍統制楊可世號令諸部以明宣撫司出旗榜本意師道以可世貫之愛將詵謂此何異穰苴之斬莊賈不惟可以懲戒後且使燕人知朝廷無意用兵師道竟不從兵革自此始矣

三十日丁亥燕王遣秘書郎王介儒都官員外郎王仲

孫贇書同馬擴來雄州宣撫司先是童貫遣張憲趙忠

賫書遺燕王燕王斬之又令趙翊差使臣譚九殿直等

數人說易州土豪史成令起兵獻易州史成送燕京亦

斬之宣撫司知游說不行遂遣种師道進兵壓境問罪

募馬以往馬有胆氣口辯抗論不屈燕王懼遂遣王介

儒來

六月三日庚寅种師道回軍雄州再為掩擊童貫劾奏

師道責官致仕　种師道既知辛興宗兵亦挫心頗猶

豫又受宣撫司牒令與諸將議詵可世等共議云宣司令師道與諸公共議可即回歸諸帥皆謂非得西師去力不濟閒辛與宗西路兵亦挫衄丹若未易圖不若回兵雄州乞暫休兵再議去就和詵以謂彼此初無戰意惟可世擅過界討殺致兵結不觧令敵才對壘而我遽歸自示以弱如彼乘機襲逐事且不測師道令詵作議狀稟宣撫使司初朝廷從附會之詞謂一舉可以下燕望不及此而師道與宗皆表以賊勢大撓貫命兩道皆

解嚴令至可世謂師道曰敵兵方陸梁未可以指屈令知我有還意無功而歸氣沮疲乏必襲吾後矄晚發輜重半夜進軍使鋭兵為殿比敵覺我已歸矣師道不聽明旦聲金鼓班師敵知用輕騎尾擊我至古城鏖戰敵五軍亂師道幾不免甫達雄州敵兵大至宣撫下令止軍不得入城中外號呼門不能閉可世與增馬彦傳大將楊惟忠邀戰于城下貫遣辛企宗永宗領勝捷兵援之時天黒暗北風大雨震雹如拳碗我軍不能相敵自

午至中風雨愈疾師道遽呼馬與監軍崔詩聯騎而奔契丹遽以敗盟詬我追至古城南我師望南而潰燕人亦遽北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間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帶死尸相枕藉不可勝計先是既以招撫為名貫下令中軍不許妄殺人及敵騎犯我師皆不敢施放聽其殺戮故雖諸將亦憤然於是貫以契丹尚盛未可圖奏劾种師道天資好殺臨陣肩輿助賊為謀以沮聖意和詵不從節制乞行軍法侯益詗探不實妄請

興師种師道押赴樞密院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和詵亳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侯益知濠州　种師道責官謝表曰領奉告命責臣右衛將軍致仕者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寛垂盡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以託危涕自零中謝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舊族讀皂囊之遺策知黄石之竒書妄意功名以傳門戸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途緩帶輕裘自媿以儒而為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以得侯屬興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筭

衆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而臣昏昧乘時非才應變筋力疲于衰殘之後聰明耗于昏眊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罔功之責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已耄之刑俾上節麾亟歸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知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制服鄰國之大方察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尚收可録之微勞許免竄投獲安閒散臣敢不

拊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懲烟閣圖形既已垂于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于餘生康隨跋曰宣和壬寅歲四月十一日保靜公自涇原帥被旨差充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從本司之河北招納北人葢從河北沿路宣司申請也宣司時已離都下公上章乞過闕日面對未上達間有旨促公便道趨本司公到高陽見宣撫使童貫極言其不可其畧曰前議其皆不敢與聞令此招納事安可輕舉童貫曰已得聖訓不得擅殺北人

王師過界河即簞食壺漿來迎特藉公威名以治衆耳廟議已定安可改易乃大書聖訓于黄旗植立軍中以誓師且督公行五月二十二日前軍過界河已有北人迎敵既不敢與之交兵姑避其鋭而已統制官楊可世與麾下將佐數人士卒被傷者甚多遂那軍回界河之南濵河駐兵北人無日不來侵軼我軍一日隔河問我師出之名公遣屬官康隨以河北安撫中北人陳乞事以答之乃曰安得此言箭發如雨以射我衆公翼日

乃遣康隨詰宣撫司告以北人之語且稟進退之命務
兵暫回以候取旨六月三日黎明軍回北人追襲直抵
城下屬大風雨兵士自相蹂踐棄擲兵伏滿郊至晚宣
司令營寨于雄州城外公坐失機會罷兵南歸相繼邸
報有此謝表公闕陝名賢之後筮仕伍十年間提兵所
向何戰不克何城不下而此役初不與謀中則强委任
之又兵之節制皆不得專考其行事罪有所歸矣因傳
録于尾橋州宇之西齋他日關中親舊問或有見問者

當以示之繹味表詞可以見公之本末云是年八月十

四日康隨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至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沈智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八

起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盡十三日己亥

宋昭上書論北界利害乞守盟誓女真決先敗盟奏曰

臣聞敵人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猶有玁狁之難自古禦敵未見上策漢唐以

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故略而不論迄我有宋寰區之内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其勢甚解當是時乗勝逐北則契丹之兵無噍類矣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為念故洪天地之量軫生民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為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遼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知神武堯仁湯

德足以柔懷然實亦恃此為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時鼓噪而前則自河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即位以來禦敵之術實得上策遂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胄之士櫜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觀三代

以來傾心悅服至誠向内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自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屯塞上倉廩府庫爲之一空官卒兵民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蠧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謝天下不唯慰安燕人又使明知陛下德音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

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燕人之猜忌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不勝幸甚臣聞北邊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意特出于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奸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嗣董才皆北庭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讐耳實两朝之奸賊豈復忠義之可望哉臣竊

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蠹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葢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于榷場其法寖壞遂耗内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榷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土饒膏腴之田歲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鬭犒賞之費歲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鬭死亡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戰鬭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後之民

皆有思漢之心或欲歸順此尤妄誕之易見者不惟遼
人為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
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為敵土豈復
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于
所得恣為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妄議邊事僥覬功
賞或者又謂遼人比年以來為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横
亘千里勢已窘蹙願與女真合從腹背攻討則撲滅之
易甚于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國而與强國為

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且遼人雖外蕃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剛勇善戰嚮國勢日盛殆非易敵遼人以全力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遼人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可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為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

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謂今之人臣不負陛下採訪之意愛君愛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顔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令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

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脈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腹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疆說諭遼人比因北朝忘失其主深慮擾攘之際疆陲不戒姦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羣寇妄託北朝驚刼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得北界緊行捕捉竊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于

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捍女真内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憂于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于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敵國相攻本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跡遠微賤輙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狥義志士狥名故忠義發于内則鼎鑊忘于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况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岳不

厭之高燏火之光亦可備日月下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寳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為恨令日復覩奸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僭越輒貢蒭蕘萬一臣言可採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動神靈激昂士類遼人間之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

矣倘或上誤聖聰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也惟陛下擇而處之書奏遂編管連州宋昭相州人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等師既行即降旨妄議此事者必罰無赦執政廷臣皆不敢言獨昭上此書論之書既上王黼見之大怒除名勒停送連州編管靖康元年臣寮言宋昭書切中今日之病乞加擢用詔赴都堂審察

六日癸巳宣撫司禮待王介儒等發歸　茆齋自叙曰二十七日同王介儒來起宿涿州次見走馬者數輩皆

奪到南軍刀鎗鞍馬者又有兵卒往來介儒云兩朝太平之久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令一旦見此凶危之事寧不惻愴南朝每謂燕人思漢殊不思自割屬契丹已多歷歲年豈無君臣父子之情僕答曰興廢殆非人力令者女真逼燕燕人如在鼎鑊皇帝念故疆舊民不忍坐視是以興師援救若論人情古人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今日人情大可見矣豈不知耶介儒俯而不答食時至新城介儒云四軍大王在白溝令勒留南使是夕宿

外驛介儒云恐見四軍更在婉順此行危險不易至此無犯四軍之怒則事濟而身全僕曰四軍不能止女真侵軼之患而於一介使人手無寸刃何足伸威若言不及理其有死耳敢忘全燕安危存亡大計哉僕竊料四軍以昨日王師小衂故有留使人之意容使人訪之昨日之戰王師北來耶唯復燕人南攻也既而云燕師乘隙攻掠僕曰留滯一日耳無害也四軍令達賫林牙來相見云南北通好百年何爲舉兵侵奪地土僕曰朝廷

緣女真海上累遣使人獻還燕地每以温言答之不敢信從近又得其文牒具言已據山後如南朝不要燕地則渠國自取之朝廷不得不發兵救燕林牙作色云河西家謂夏國累次上表欲興兵夾攻南朝本朝每將章表封與南朝不肯見利忘義聽用間牒貴朝纔得女真一言即便舉兵僕答夏國雖累行不遜之言然數拾年間何嘗侵得南朝寸土女真所言實有應驗本朝不惟救應燕地亦欲自固邊隅林牙又云君為使人何得為劉

宗吉結約僕云貴朝諸公深會理論顧乃招納使耳林牙云以兩國和好不欲留使人食罷可行為傳語童貫欲和則仍舊和不欲和請出兵見陣僕歸過白溝至种師道營僕獨扣轅門有統制官楊惟忠來迎入見師道略語燕中事僕因語种曰凡軍必居高陽以利戰道令公營東西北背逼林木恐賊乘風聲而來無白晝眺望亦費力盍少還之既而師道果移營介儒行問曰軍南還何也僕始曰此更戍耳晚抵雄州入小使驛僕見童

貫幕府官屬環擁于後貫詢燕中事宜僕具以所聞于劉宗吉者對幕屬徃徃頓足抵掌切齒而怒盖諸公方以丼丹為復盛如僕所言直易耳又當時种師道楊可世皆失利于白溝方奏削雄州帥和詵高陽關路帥侯盖以為探報不實故惡僕直言燕中之虚機宜王麟者厲聲言馬其可斬貫因麾幕屬退謂僕曰事尚在但勿與諸人言僕趨出幕府諸公遮路交口誚責賈評曰吾曹不合不預教之耳僕曰聞國家乗時復燕要在因險

固而用燕人永為北塞藩籬方燕人離心日思南歸而燕之精鋭不滿千騎耶律淳新立而女真已平山後事勢逼蹙實見如此所以對太師盡言之不曉諸公惡言此何也且僕捐親愛入不測之區實以國家安危存亡所繫又肯從諸公教語不對以實致悞軍國大事乎衆甚不樂時宣司議令种師道退軍雄州師道力陳兵可進不可退鄰敵在邇退必掩襲宣司遣參謀劉鞈往諭之師道復不從已退果為燕兵所襲傷折甚衆軍既入

雄州皆上城介儒望見問之僕紿曰此陜西六路軍馬方到耳宣司委劉韐賈評王麟李子奇于景李宗振等攜金玉茶具往驛中說話賓主皆談舊好云已奏稟朝廷且欲仍舊但未得報介儒云燕人久屬大遼各安鄉土貴朝以兵撓之決皆死戰于两地生靈非便仲生云諺語有之一馬不備二鞍一女不嫁二夫為人臣豈事二主燕中士大夫豈不念此僕答曰燕人先事邦丹今恐復事女真耳二人相顧大笑居二日以客禮見童貫

畢作報書以鐵騎送介儒等歸　蔡攸至雄州　北征紀實曰童貫敗河朔之民故謂貫反及攸至皆沿路載斗焚香或以手掬香爇之且白其事而攸本與貫表裏不能有所正也

十二日己亥宣撫司奏到詔班師宣撫司奏到上聞之亦懼詔班師令諸將分屯童貫作書約遼國李處温使為内應　馬擴既歸童貫問契丹家誰為首臺馬曰李處温良嗣不覺喜形于色貫召良嗣問良嗣對曰良

嗣舊在大遼與處温結莫逆交後論及天祚失德事欲與良嗣同約南奔嘗于北極廟拈香為盟欲共圖滅契丹令良嗣南歸北極廟中之約必不虛設若良嗣書到必以内應貫即令良嗣以書約之募諜者投書約馬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契丹轉禍為福徃年瀝酒北極廟歸朝滅遼之言後處温等令子奭以帛書來答大率言伺隙密遣人速報相應之意欲俟王師逼燕為内應趙良嗣與李處温書曰竊以天厭契丹自取顛

覆兵連禍結彌歷歲時舊君未還新主孤立擾攘之餘仰惟勞止不審爾辰台用何似伏惟眷聚上下均福頃年台旆自中朝使還植與夔相迎于良鄉之驛舍具道朝廷禮樂文物之盛極言契丹殘酷生民之弊至扼腕太息既又執手于中京景昌門外之邸中極言契丹所以將亡之狀議既决乃使不肖先歸朝乞收復幽薊故地汨汨許時未克厥志上方稽天之數察時之變至于今日然後不肖言行而計從閣下聞之必已大喜自古

外蕃之興未有若女真如此之速遼東遼西已為奄有前年取上京今年至中京遂破雲中如摧枯拉朽所在肝腦塗地其鋒甚鋭山西良民所遭如此豈不痛心疾首邪尚慮女真乘巳勝之勢下居庸之孤城為之奈何我燕之人必引領南下已有來蘇之望上欲拯民于水火乃遣太師楚國公領重兵百萬將次于境上伐罪弔民霈如時雨已號令八路將帥以至于小校毋得毒良民應天意順人心欲令幽薊安生聚集此其大畧也如

或昏迷不恭邦有常憲燕地褊狹幅員不過數百里已患女真之侵疆且慮舊君之復至軍兵日益困賦役日益重此正契丹運盡天亡之時也雖有智者何以為謀契丹五京已亡者四區區弱燕豈能孤立閣下與諸廟堂大臣豈不共知耶善為契丹之計者莫若勸誘新君以全燕之地來獻于朝廷以安元元以保骨肉策之上也如新君執迷及左右用事之人不明于禍福請閣下密結豪傑拘囚戎首壺漿簞食開門迎降使閣下世享

富貴長守全燕以伸前日之志策之次也閤下父子有志于此適以斯時千載一逢莫如今日時哉時哉不可失也已奉勅旨如以其舊官來降者即以舊官處之功高者别加厚賞以次者事畢日任便復業恐閤下欲知之毋或遷延自速傾覆禍福逆順指日可待顒候來報以慰我思又與李奭劉範馬柔吉等書云頃年瀝酒于北極廟中以歸朝滅遼為誓倏忽十年未即如願今幸朝廷遣大臣領兵百萬將次于近境足下速集義士開

門迎降如能拘執新酋可以變禍為福契丹五京已陷四京矣如能從我全燕人以歸中國則是足下隂德與時無窮可以坐享富貴矣勉旃勉旃人回希來諭處温令李奭回書云頃自白霫拜别時接音耗可得聞目不得視至于飲讌談笑每思而念之奭與待制數嘗發言滅遼為誓近歲間内外相凌盜賊競起雖分五路已陷四京僅有幽燕孤危將亡甚于累卵無計觧其紛難也葢歷數之將盡相公自入樞廷頓變白首夙夜不遑

懷履薄臨深之懼東冠近日復有深入處遭族誅之難不思往日之非惟念今日之咎愚聞謀密然後事濟兵以詭道制勝大宋未有所行先形于外若議興行深宜密速願救燕鄉無告之民新主成立全是相公與北樞蕭公李密學處能奭等同立新分付得軍兵事與南北面同問當兼處分速集義士令月二日奭自狀自備三千甲馬武勇人準備防托女真南來已準奏行近新主助添招軍賜得七萬貫及有樞吏兵刑太原山甫少卿

累次于𧺝處有言亦有向化心待與𧺝耶律策高𢦚馬
諤等同志彭城範與韓董山西路押軍近日並無文觧
來不知存在所有文字待範來獲便𧺝齋管分付到相
公似有風聞此事待方便呈將來書示北遂趨參善保
台嚴謹持狀候問不具表弟守太常少卿知隨駕翰林
醫官院使兼同闕當在京軍兵李𧺝上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九

起宣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亥盡九月二十三日己卯

二十四日辛亥耶律淳卒　燕王自馬擴之歸又聞天祚之信憂懼成疾是夜疾篤死無嗣蕭幹立其妃蕭氏權

主軍國事號皇太后改建福元年為興德元年天祚聞淳死下詔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器至公未聞於智取古今定論歷數難移是以聖人戒於盜竊故秦晉國王耶律淳九族之内推為仲叔之尊百官之中未有人臣之望趨朝不拜文印不名嘗降璽書别降金券曰隆恩禮朕實推崇衆所共知無負于爾比因寇亂遂肆窺覦外徒有周公之儀内實懷子帶之惡不顧大義欲償初心任用小人謀危大寶僭稱帝號私授天官指斥

乘輿僞造符寳輕發文字肆赦改元以屠沽商賈為翊
戴之臣以佞媚狙詐處清密之任不踰累月便至台階
刑獄濫宽紀綱紊亂恣縱將士剽掠州城致我燕人陷
於塗炭天方悔禍神不助奸視息偷存未及百日一身
殄滅絶嗣覆家人鬼所讐取笑天下而又輙申遺令擅
建長秋妄委婦人專行偽命其逆臣處温父子同恣貪
婪殺戮無辜助為不法衆心離散立致分崩狼狽荒迷
容身無地罪誠難貸令在必行假其餘生庸示寛大據

耶律淳大為不道棄義背恩獲戾祖宗朕不敢赦應所授官爵封號盡行削奪并妻蕭氏亦降為庶人仍改姓虺氏外據皇太叔并妃別無關礙更不施行其封爵懿號一切仍舊嗚呼仰覲天意俯狥輿情勉而行之朕亦不忍且仲尼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後之為臣子者可不慎歟　初燕王臥病於城南瑶池殿李奭父子與陳泌等陰使奚𢍰丹諸貴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篤處温托故歸私第欲閉𢍰丹於門外然後乞王師為聲援𢍰丹知

遂不果後永休縣進納人傅遵說隨藥師入燕被擒告說李處温父子嘗遣易州富户趙履仁劉耀賫文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大宋履仁授朝散大夫劉耀均州團練使見充宣撫使司凖備差使蕭后引問處温等示其前後罪犯遂無以對處温賜以自盡子奭凌遲處斬籍其家貲得見錢七萬餘貫金銀珠玉稱之自為宰相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初處温父子開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號以圖恩倖及燕王死後恐契丹亡失其所

依一遣人北通金國俟其大軍之來期以内應一南結童貫願挾蕭后納土以歸皆非至誠蓋所以宛轉欲為身謀而至此反為身害朝廷撫定燕山府追封處温為廣陽郡王子奭保静軍節度使以本宅為廟　北征紀實曰李處温者遼國故相李儼之子也嘗諫天祚以國危使奉中國不納及九大王立以推立功而相之與四軍大王者對主國柄後又輔蕭后説蕭后歸朝乃密遣人通好二帥約日以燕山降及蕭后歸而二帥失信不

能周旋於其間事洩處温為四軍所殺而抗王師矣遼人知其國且亡而中國必欲故地也是以不戰而聽順謂中國既得所欲而彼尚可假中國之勢存其血食而已然中國之意期於必滅之而後已是以遼人後復說女真入中原傾我根本皆以復讐也中國失之甚者尤在於是　又曰遼既無主羣臣乃即燕山立其叔九大王耶律淳號天錫皇帝遂降封天祚為湘陰王適乃中國犯盟不惟我師不堪戰且九大王者素得人心吾又

不直是以破貫如拉朽然及聞敗衄小沮二帥議退師上意亦欲且罷將復與九大王約舊好獨王黼力主之百端激上意以成其奸因從經撫房降御筆飭二帥曰示敵以弱非計之得也會九大王者適病卒而遼人奉其妃號蕭后為主故遼勢更僭於是再出師矣

七月二十六日壬午王黼再議興師　童貫蔡攸自瓦橋關莫州回河間府忽知中山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越境而來者皆以契丹無主願歸土朝廷猶豫未決間

太宰王黼欲功高蔡京力主再興師議手詔優允於是悉諸道兵二十萬期九月會三關詔貫攸毋歸異議者斬於是伐燕之議成矣

八月丁亥朔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進兵　封氏編年曰朝廷以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代种師道為都統制耀州觀察使劉光世代辛興宗同州觀察使何灌為副統制又分廣信兵駐安肅遣張思政權領賜延慶旌幢七寶金槍御袍束

帶以寵其行議兩道進兵延慶復營古城光遠灌駐兵廣信此時契丹以連月塞上無警留兵新城主將四軍大王蕭幹太師達實林牙以燕王淳病先次並入燕結謀策立蕭后不暇來白溝延慶瞰亡數遣將鄭建雄李紹等渡河侵掠俘獲甚衆而牛欄監軍領本族契丹會鄉社丁出没於廣信界光世出兵迎戰其將冀景趙明任明等首摧敵鋒萬計貫表其功擢光世威武軍承宣使寵錫甚厚俄詔華州觀察使楊可世復赴朔方宣司

聽候差使貫令守安肅軍時漢燕良民轉為憂苦嘗思南歸未有以發因光世兵至往往來降　宇文虛中劄子論收燕山利害契勘契丹二百年强國方其盛時自處尊行恃甲兵之富强指歲賜為獻納招攜附屬力制方夏今來遵奉膺算按兵臨邊曾未半年遂使震懾亟遣使人祈哀請命其言遜順至有難循舊制惟命是從之語蓋自三代以來摧强敵為附藩未有速于今日者今欲盡復燕山或使納土臨以大兵假以歲月固亦可

致但部族繁多不能盡勝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具合計議事如後伏乞朝廷集議詳酌施行一兵有勝負乃古今之常理若十萬全軍出師攻取涿易未拔或雖得涿易而守備未周人心未固聚兵至燕燕未肯下相守半月以上攻之不拔後無援軍糧道不繼利害如何一今來女真竭國點集次第甚大若以此兵逆舊遼主自西而來我軍攻燕未下相遇於燕城之外其利害如何一女真兵馬見在中京我軍十萬必未能圍合燕城女

真守約不遺助兵入關其利害如何一若我兵未能下燕女真入關一舉而拔掠為空城以城歸我不唯繕守費力又恐為敵所輕其利害如何一契丹昨來遣使女真願為附庸女真不納求附朝廷觀其意蓋是畏女真愛中國避强悍歸仁義令西夏以重兵壓雲中狡詐窺伺託為存亡繼絶之言其意甚遠若契丹北為女真所拒南為中國所棄收拾餘燼翻然決計乗夏人聚兵之地割地以為約積粮以遇兵不唯王師入燕為所牽制

亦恐他日西北邊事未有寧息之日一若大軍取燕不得之後却與開納許之以稱藩比之今日未舉大兵其恩威兩全利害如何一若果得燕地一府九州五關十餘縣又遂旋築寨建營堡置守倫人兵粮草調發措置何所從出一女真兵馬或爲夏國勁兵所挫或以久客遠征一旦歸國我未得燕城或得燕而守備未固與女真大兵聲勢相遠其利害如何一若得燕之後徼外別部依附旁近險阻或通欵天祚或別立新主西兵不可久

戍北兵不可倚仗永遠謷偹利害如何一若西夏大兵助送天祚不能入燕不得而歸蓄怒乘虛却於陜西河東出没牽制作過其利害如何竊謂今日為國家大計須期永久安逸不廢兵馬錢穀公私事力坦然無北顧之憂費省力暇過於昨來與契丹通好時方為穏便若兵連不觧征伐防托或滅遼之後調發勞費太過于未用兵以前其利害不可不計

九月三日巳未烏舍等至國門詔以趙良嗣充舘伴使

起居郎檀倬充館伴副使中使李琮童師禮就班𢎞館押賜御筵　燕雲奉使録曰烏舎高慶裔行次多是理會舊例計較禮數如乞就都亭驛安下上殿賜宴差館伴使副之類童師禮傳聖㫖令臣良嗣諭與使副貴國兵屯白水泊雖已多時亦有未是處契丹天祚元未曾捉得亦未殺了又聞契丹舊主走入夏國借得人馬過黄河奪了西京以西州軍占了地土不少不知來時知子細否使副答云來時聽得契丹舊主在沙漠已曾遣

人馬追趕次第終須捉得兼沙漠之間係是韃靼蒯古子地今此两國君長並已拜降了本國待走那里去國書中已載矣

十一日癸卯引烏舍高慶裔見于崇政殿　烏舍高慶裔上殿跪奏曰臣等來時大金皇帝傳語大宋皇帝為契丹昏主無道因舉輕兵再伐遼國大獲勝捷所有舊漢地事專遣人等禀議上遣師禮傳旨諭以謝大金皇帝遠遣使人到闕所有回答國書待親筆寫去以見相

待厚意契丹舊主尚在沙漠早捉拿了甚好有計議等事可詰宰臣王黼賜第商量上待烏舍等甚厚屢差貴臣主宴賜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别籞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尤桀黠頗知書雖外為恭順稱恩頌德不絶詞而稍稍較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往來之儀未定請姑俟他日況契丹修好之初未嘗如此慶裔遂出契丹例卷面證朝廷之

非請載之國書為據朝廷不得已皆從之乃賜金帛袍段與夏國錦褐皆辭而不受

十三日引詣王黼第計事烏舍等庭趨訖升堂講賓主禮而受回書　汪藻諜夏録曰烏舍辭聖旨諭使人燕中無主止是四軍領兵為邊患及挾女主猖獗豈金國可容早擒之為佳烏舍慶裔曰四軍古爾班爾汝何人敢爾哉回本國當奏陳時朝廷屢以勝契丹欺金人而有一四軍不能制反仗金人擒之自相矛盾矣

九月十五日辛未遼人知易州高鳳遣僧明贊詣宣撫司約來降　封氏編年曰知易州高鳳與通守王悰共議云天祚播遷燕王厭世女主初立謀遷漢人或聞欲行誅戮漢人被害吾輩安得奠枕今者南國宣撫被旨弔伐漢人往往南歸令蕭幹林牙見在燕京可密遣人歸欵南朝使南兵來此内外相應盡殺契丹吾輩可免日後之苦悰遂謹諾得僧明贊令來宣使司贊具說漢人朝暮延頸顒望曰俟天兵欲歸王化積有歲時今者

伏聞朝廷詔詞寛厚檄榜丁寧又聞宣撫司日收歸明不下千百今日知易州高太師通守王少卿專遣明賛來見宣撫欲乞擇起兵月日來抵易州當以内應誅戮兵丹伏候鈞㫖貫既察來情又使劉延慶審問真實密令明賛先歸期以二十日約天兵前到城下貫許以事濟日賞之以官先次厚勞令歸

十七日癸酉宣撫司檄劉光世令應易州

十八日甲戌烏舍等入辭於崇政殿差趙良嗣充奉使

大金國國書使兼送伴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馬政充同送伴閤門宣贊舍人馬擴充國信副使　烏舍等辭上令童師禮傳旨契丹舊主尚在沙漠早捉拿了當為彼此之利今來國書事目並係親筆寫去以見相待厚意朝廷國書云使航薦至聘禮增華載惟修睦之勤益稔締交之厚且承親臨軍旅遠撫封陲用申弔伐之仁以託威懷之畧遂聞風義深慰忱誠自審舉軍至西京即遣童貫等領重兵相應河北河東兩路屢敗契丹俘

馘甚衆軍聲益震諒已具知所有漢地及夾攻等事並如昔遣趙良嗣所議與累次國書并馬政所賫事録大信既定義無更改其餘具如别録大軍屯駐並邊已久冀堅守信約來應師期共成取亂之圖永洽善鄰之契候當秋凛順保天和令差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趙良嗣等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别副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事目一昨遣趙良嗣計議及累次國書所載并令馬政賫執事録所議漢地等事係五代唐以後所

陷營平幽涿薊檀順蔚朔應雲新媯儒武寰等州舊漢地漢民内幽州係今契丹所稱燕京其餘州縣有契丹廢併及改正名號去處候收復訖彼此畫定封疆一自聞舉兵西京即遣太師童貫等領兵相應大軍自今年四月以後屯駐河北路極邊累與接戰大獲勝捷依元約合夾攻以未見金國進兵夾攻未曾深入緣契丹日近犯邊若因追捷乘勢盡收燕地不須夾攻外若未收復即合依元約夾攻所謂夾攻者係本朝自涿易等處

進兵至燕京金國自古北口等處進兵至燕京西京管下漢地候收復燕京畢日彼此夾攻其漢地外地土合屬金國占據一契丹舊主見在天徳軍地北夾山一帶藏泊見帶領所借夏國兵馬及勾取朔州等處正軍鄉軍護衛欲禦敵金國燕京見搬送銀絹赴舊主處賞設夏國來人兵其舊主若不勦除於金國終為後患一夏國素務矯詐昨聞嘗遣使詣金國賀功其實力助契丹至公行文字詆毀金國甚切及勾集衆兵借與契丹聞

累與金國接戰已占據契丹金蕭河清軍天德軍雲內州若不討伐常作隄虞必為金國深患其詆毀文字可付與使人近據河東路繳到金國軍前都元帥府牒內一節稱燕京路候秋凉以兵收去三國其間將欲如何又牒稱二國往來事慮有下手先後據此雖意是夾攻緣文字語言未是彼此合守夾攻元約施行

二十日丙子劉光世進軍應易州之約至白溝為牛欄軍所敗不得前　封氏編年曰是日劉光世遣冀景趙

明翟進為逕鋒光世楊惟中為中部張思政為殿軍次白溝牛欄軍千餘從古城出與逕鋒人接戰初我軍以為易州來納款不為之備偶爾遽戰為敵所乘中部與殿後皆不得前前軍轉戰至古峯臺西復挫衄易州城内望風以為王師至矣太師高鳳先令漢人趙乘淵密為之備至是盡殺耶律氏契丹或告南軍不勝鳳與乘淵等相顧失色僧明贊曰事已若此且可閉門固守以待王師日晚牛欄軍至易州知高鳳内變以為王師詐

敗别有措畫急反北奔鳳再遣人來宣撫司言契丹耶律本州已行勦絶牛欄兵騎亦已北奔乞遣人兵前來二十三日巳卯遼將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上表以涿州來降是日遼人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因涿州刺史蕭慶餘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來降　封氏編年曰藥師表云臣聞天有道則闕民非后何戴是謂天人之極致豈非古今之常情臣躬領州縣僚屬豪右子弟官負僧道

軍吏百姓等奮臂約一萬人斬首至三千級允屬徯蘇之望衆懷賴慶之思

燕雲奉使録曰表云樂師言一非天祚皇帝怠棄鑾輿越在草莽萬姓無依棲之地五都有板蕩之危雖宣宗嗣圖旋至奄忽女后攝政尤難撫綏誠天命之有歸非人力之能致臣藥師等雖屬多難莫生異心蓋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臣子之節今契丹自為難首竊稔陰謀燔燒吾里廬虔劉吾士女報之以怨撫乃以讐臣藥師等以是競思戴舜以同心不可

助桀而為虐今將所管押馬步軍用申懇悃伏願皇帝陛下副茲多望憫此哀鳴特開天地之恩許入風雲之會實所願也非敢望焉臣藥師等無任瞻天慕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藥師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宣和四年九月十日遼國常勝軍都管押諸衛上將軍臣郭藥師等表奏先是遼人天慶十年金人苦於用兵經歲不出諸路軍馬依舊屯備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因差討平利州賊坐逗留不進賊平被誅本

部隊長羅青漢董仲孫等唱率怨軍作亂伊都副統兵討之賊勢稍窘郭藥師等内變殺羅青漢等數人遂就招安蕭幹奏留貳千人為四營擢用郭藥師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充統領燕王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藥師年少壯貌頗偉岸而沈毅果敢以威武御衆人多附之初以武勇四軍薦授殿直從征女真積前後功擢守涿州偽后專政契丹欲再謀殺漢人恐應南軍忽得報言易州降大宋藥師有意歸明時四軍蕭幹閗我軍再

壓境自燕來涿州而藥師以為圖已乃與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龔詵趙瑄韓璧謀叛既決乃召蕭幹開宴欵客且以歴數符讖說其歸漢四軍怒曰吾薦汝於朝授此官職豈可背朝廷藥師以為幹必從請又甞受薦恩初不敢害幹幹當此之際所領兵不多又料藥師既叛意恐其不從慮禍及身遽起啟鑰而去藥師急召所部說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内盜外寇天下瓜分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弔民伐罪命虎臣擁重兵下易州壓吾境

此勇男子取金印大如斗之時也乃以高官厚禄邀吾輩倘强項不進破國亡家噬臍何及衆當如何萬口喧呼無不嚮應遂囚監軍蕭餘慶等乃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士民奉表來降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未盡十月二十日

乙巳

二十七日癸未遼國蕭后遣使納欵奉表稱臣　封氏編年曰蕭后聞常勝軍降甚懼名番漢百官議曰大金

人馬已入奉聖州令又易州高鳳涿州郭藥師歸宋國步艱難宗社將傾今欲與卿等議其去就兩國孰可倚者茍可托國吾將從之納款臣屬亦無恨也若使天錫有嗣斷不干預只令事議去就或謂金人方强宜附大宋百年信誓可依后曰二說皆可取遂遣永昌使蕭永乾文閣待制韓昉使本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言尚書都官員外郎張僅使金國皆奉表稱臣　蕭后表曰遼國太后妾蕭氏言蓋聞溟海納汙繄衆流而畢會太

陽舒照豈爝火以猶飛方天下之大同故聖人之有作
捫心悼往飲泣陳辭伏念妾先世秉唐晉之季年割燕
雲之外地暨逢聖運已受齊盟義篤一家誓傳百禩孰
謂天心改卜國步多艱先王遇板蕩之餘勵興復之志
始虛推戴奄致淪殂爰屬悍婺俾續禴祀常欲引干戈
而自衛與社稷而皆亡伏念生靈重罹塗炭與其陷執
迷之咎曷勗為奉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海宅心兆
人為命敷文德以柔遠奮武怒以訓時必將拯救黎元

混一區宇仰承嚴命敢稽歸欵之誠庶保餘年猶荷永綏之惠令差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閣直學士韓昉等詣闕奉表陳奏以聞臣妾蕭氏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德興元年九月初十日遼國太后臣妾蕭氏上表

二十九日乙酉取易州先是二十二日劉光世得宣司檄令應易州即遣别將馮宣慶以精騎五百夜趨易州僧明贊遠迓王師具言已占據易州訖高鳳與宣慶等共守回申都統司二十六日童貫移檄楊可世與劉光

世合軍兵共撫易州下淶水扶溝赴涿州與大軍會稟延慶節制且戒體國輯睦無得以私害公延慶可世有素隙忌娼畧同可世部安肅兵駐軍孤山與光世合發檄書復又互爭高下氣相尚不服叱咄軍中譸張有異論叅謀宇文虛中與監軍鄧珪平之命分營凡三日至易州至二十九日副都統何灌日中持使節至易州城外太師高鳳少卿王悰領軍民僧道萬人莫不感悅鑼鼓香花迎勞王師是日入城撫定官民閱諸府庫　封

氏編年曰西路統制劉光世與契丹迎戰於易州之南古燕城光世稍却易州人趙秉淵殺城中契丹戍軍州人大悅於是遣人迎王師納欵衛尉少卿王琮以城降涿易兩州皆下百官詣紫宸殿稱賀拜郭藥師等官有差郭藥師恩州觀察使依舊知涿州軍州事張令徽左武大夫洮州防禦使劉舜臣武功大夫泰州防禦使甄五臣武翼大夫懷州刺史趙鶴壽右武大夫闕州刺史龔詵趙拱韓璧並朝請朝散大夫直秘閣餘將校各有

差令趙鶴壽齎告勑並犒物回令於十月一日與藥師等來易州與大兵會燕京所管三十餘處連鄉兵五十餘萬悉應王師以常勝軍八千易州義兵五千並隷劉延慶前軍為鄉導仍自涿州屯泊於雄州郭藥師者渤海之鐵州人也善戰遼以為裨將領常勝軍常勝軍本謂之怨軍遼人始以征伐女真為女真所敗多殺其父兄乃立是軍使之報怨女真故謂之怨軍然怨軍初未嘗報怨每女真兵入則怨軍從以為亂女真退則因而

復服常以為苦天祚與羣下謀殺怨軍除其患故其中郭藥師等反殺其首領而降都統蕭幹遂拜金吾大將軍俾守涿州屢以勝我及九大王死蕭后立藥師知燕中勢將亡遂決策首以涿州來降則常勝軍實反覆之徒然燕中號健鬬者也其副曰張令徽其下又有四將號彪官每彪五百人則常勝軍本二千人本朝收復之後因增至二萬其後又增號五萬實燕人之先以城降者故朝廷寵異之

十月一日丙戌郭藥師來易州是日郭藥師等以數騎來易州叅副都統何灌犒勞訖俾赴宣撫司公叅　趙良嗣與烏舍等赴金人軍前　燕雲奉使録曰奉御筆處分由濟南德慱度黄河過邢洺取井陘路至代州朝谷寨先是大金國主阿固達已親領兵甲數萬初欲趨中京道中聞契丹主聚兵于五國崖急領兵襲之八月十二日戰於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統偽駙馬蕭規天祚引數騎脫身遁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女真

都元帥遣其裨將尼楚赫羅索貝勒統兵七千與夏人逆戰於阿磨下水夏人敗走是時秋霖積潦山水適至河暴漲人馬溺死者不知其數金人已再殺敗契丹又戰敗夏國兵驕氣鋭所至殺戮無算其下大畏之因秋成遂來傍邊阿固達屯奉聖州之東尼堪烏舍屯應州之南尼楚赫羅索屯洪州之西牧馬休兵請議於朝廷

茆齋自叙曰是年八月宣司回軍至河間府上委劉延慶都統陜西大兵力謀復燕僕時隨宣司在河間竊聞

延慶與幕府議持重不可進兵使女真軍馬先入居庸關收下燕京然後多以歲幣贖之此爲萬全僕以謂若使女真入關後必輕侮中國爲患甚大用兵務在神速遂條論利害上宣司言不許入關其利有闕許入關其害有七中書省經撫房劄子王黼當筆將樞密院應于邊路務軍事畫録所置經撫房施行樞密院不得預差馬擴充奉使大金國國使副使前去濟南府巳來等候國信使趙良嗣同取登州海路前去奉使仍充送伴大

金國通議使副金人縁赫嚕大廸烏之回疑我有謀又自以已不報師期一面進兵取大遼中京據山後地土聞南朝委童貫舉三路大兵趨燕地遂遣圖克坦烏舍高慶裔等來使以修好為名且以窺覘吾也至青州承御筆據代州奏探報阿固達已到奉聖州在雲中府之東乃唐新州郣丹改作奉聖州仰趙良嗣馬擴送伴使人取代州路過界前去奉使阿固達葢聞我軍入燕境已數交鋒慮我自取燕而已不得歲入故親來以決機

會僕因詢良嗣令次朝廷所遣奉使欲議何事良嗣出國書副本及御筆事目云若本朝馬軍乘勝已入燕京更不請大金人馬過關如或未曾即請大金軍馬進於燕城之北本朝軍馬進於燕城之南依元約夾攻之僕抵掌大驚謂良嗣曰金人方自以不報師恐王師定燕之後守把關口彼不得歳入金幣故遣使通議一則接續和議以邀歳幣二則使來窺我動作趨向幸而彼未知吾种師道楊可世白溝小衂童宣撫氣沮而退在我

則當領彼來和之意固執前約姑與之言曰南朝自聞貴朝舉兵便發大兵相應夾攻葢昨來送赫嚕等還乃所以待回船來報師期不敢疑貴朝爽約但只猜度恐舟船海中阻風或別失悮故不待報來遂急舉兵於元約夾攻之說彼此別無違處既以此意答之仍亦以此作國書須一面催督宣司進兵刻期下燕以振中國之威平燕而和女真用絶日後輕侮之患可也何得自示懦弱盡露腹心傾身倚以為助全藉彼兵直許之入關

如此則大事去矣日後窺肆侵凌之患其禍豈易量也
良嗣愕然曰今宣司已退遁兵力不支自非藉彼之力
助之後以金帛誘之何以得燕其曰龍圖既知我軍力
不能取何不明白奏上畫與女真使自取之急修我邊
備守白溝舊界保吾故疆豈可含糊苟目前小利不防
久遠之患愛指失掌此其不敢預也是時其父亦同行
遂以與良嗣辯論事白父謂其曰與金人共事當先立
威以振服之於後可保無患今宣司已退阻又豈可以

吾之腹心盡露與敵國及女真豈可以情輸之乎既如此論議後必誤國汝宜速奏論之若不從即乞罷無阿隨誤大計僕於是密畫利害論女真不可使入關要當進兵先取燕京則金人自服邊境可定乞罷使臣事自將步騎萬人趨不虞之地入燕平定五關以杜女真窺覘之患

五日庚寅郭藥師等至宣撫司郭藥師是日至宣司公參待罪云藥師僻遠燕人猥守一郡久伏堯化歸向莫

緣近聆王師已屆疆埸謹率同屬請命於宣司童貫令僚佐撫勞有差　御筆改燕京為燕山府燕京古之幽州武王克商封召公奭於燕以燕然山得名漢置涿郡唐武德元年改燕州天寶元年改幽州舊號廣陽郡有永清節度使燕京改為燕山府

八日癸巳都統劉延慶與郭藥師等出雄州入新城趨涿易路

九日甲午遼人蕭容韓昉至雄州蕭容韓昉至雄州童

貫蔡攸以軍禮見之貫攸以其所上表不納土止納欵稱臣麾而去之斥容昉曰非納土不受昉笑曰納欵即納土也其部落多未易圖朝廷當思兩全無貽後日之悔又曰好隣舍朝廷蹙踏了不知彼惡鄰舍也必悔之貫以蕭后表即日飛奏留蕭容韓昉於雄州令管待別聽朝廷指揮　御筆涿易八州並賜名山前九屬縣下項燕山府一十三縣析津宛平都市昌平良鄉武清安次永清玉河香河潞陰涿州四縣范陽歸義周安新城

檀州二縣密雲行唐平州三縣盧龍古城馬城易州三
縣易水陜容城容州一縣栁川順州一縣懷柔薊州三
縣漁陽三河玉田景州城縣賜名威塞盧龍縣賜名盧
城石城縣賜名臨州除燕山府已賜名外涿州賜名涿
水郡威行軍節度使檀州賜名横山郡鎮海軍節度平
州賜名海陽郡撫寧軍節度易州賜名遂武郡防禦營
州賜名平盧郡防禦順州賜名順興郡團練薊州賜名
廣川郡團練景州賜名深川郡軍事

十三日戊戌蕭后表至上御紫宸殿受賀太宰王黼等率百官奉表稱賀表曰制軍命將用申中夏之威取亂侮亡遂復全燕之地盛超振古喜溢綿區臣聞舜肇十二州始別冀都之壤周建八百國首疏名䟽之封當天津析木之交實上谷廣陽之勝形勢有金湯之險膏腴號陸海之饒石晉不綱契丹始大割土地而失山河之險長驕縱而定父子之稱民胥怨咨天乃震怒藝祖立極思與物而更新文考御邦益留神而經始於昭熙旦

丕顯燕謀帝命式于九圍無逺弗届王者大乎一統有開必先天方授我以故疆敵自氒身於窮漠允資聖算爰舉師干俾收塗炭之餘四協雲霓之望虎臣矯矯王旅嘽嘽長驅出塞者百萬有竒分道並進者東西相屬敵軍効順扳戎壘以來歸偽后祈哀即轅門而納欵豈特昆夷維其喙矣是謂燕民恱則取之雨露涵濡盡率土普天之廣山川表裏無此疆爾界之殊恭惟皇帝陛下性偹堯仁智兼湯勇誕敷文德同四海之車書肅將

天威辟三王之境土凡此濯征之策仰繄獨斷之神料
纖悉於九重契幾微於萬里人神效職天地合符亟臻
復古之勲仰快在天之憤受端圍之獻方陳希濶之儀
增輿地之圖更闡文明之化臣等叨聯輔弼初乏贊襄
宅朔方曰幽都獲預觀於偉蹟至岱宗覲羣后願遂告
於成功臣無任云云詔答之詔曰朕纂丕圖日新庶政
思加大信式協萬邦每敦鄰國之懽用遵帶礪之約豈
意蕃族自叛宗盟命帥出師巡邊備寇天戈壓境之未

久土字來附者無餘偽后知幾遣使露封而納欵燕民
効順束身請命以來歸將盡復燕雲之故疆聊共成祖
考之昔志君臣有慶中外交懽成此膚功賴于良弼丕
揚偉績寔係佳謀據覽賀章舉開欣快聖㫖送畫秘省
賜新復州縣曲赦詔曰朕膺天駿命闕之師夜寐
夙興惟祖宗之是紹賴帝敷佑中外敉寧遠暨海隅罔
不率俾乃眷燕雲之境寔我舊封五季不綱陷于蕃族
屬者遼主失道自絶於天怨結兵興勢以瓦解唯予克

相上帝寵綏兆民爰命六師大申弔伐惟爾民有衆懷德惟素霈然率籲羣心奔走來歸莫之能遏王師無戰而先志是承四海永清惟朕心以懌興念兹土久困暴昬上下相凌人用無告典刑屏棄罪及無辜崇奸賊賢痡毒猶在以寛代虐帝命唯新應收復及已歸附州縣見禁罪人除抗拒王命及謀為不順外餘罪無大小並放見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人並許所在自陳當議盡行甄收隨材任使流配人並放還逃亡及為盜賊者並

釋罪令歸業惟爾百官體茲德意奉承罔怠以稱朕惻
隱之誠庶一方亟蒙休澤故茲新札詔示咸使聞知
又手詔蠲除科率詔應自前無名科率抑配及積奸弊
政一切煩苛之令勑諸州一一具聞當悉行蠲罷不必
待報者宣撫司除之積久稅賦若公私子錢皆免人户
委州縣長吏招誘以歸加意存撫貧乏餓民並以官粟
賑給無令失所掠獲人口者各尋付其家違者重寘典刑
又手詔甄擢賢才詔見在官者俊若有公卿士大夫已

議褒擢外有懷材抱藝湮沉下僚或素為鄉里所重未被試用者勑宣撫及州縣長吏詢採以聞當不次擢用其以忠直得罪北主或為權倖排斥或為以詿誤抵罪者並以名聞咸當甄擢永用為勸

十九日甲辰都統制劉延慶何灌郭藥師等統大兵出雄州入新城縣劉光世楊可世出安肅軍入易州會于涿州先是劉延慶等至涿州撫定軍民次淶水縣縣令負弩前驅作樂致禮令可世守涿州延慶以可世所部

兵少更付中軍及熙河環慶兵二萬營左軍俾楊惟中副可世延慶統諸道兵與常勝軍暨趙詡兵無慮五十萬鼓鞞振天地自古出師之盛未有甚于此者自卯至酉至良鄉縣瀘溝河前部報曰臨河與四軍蕭幹達實林牙敵鋒相接矣時敵兵不滿二萬憑河排布未究虛寔延慶令五軍下營開濠挖塹以備敵出兵抗敵瞟晚各憩勝負相償

二十日乙巳劉光世等復與蕭對壘是日日將晏敵鼓

諜攻我戰於料石岡三檛而還

三朝北盟會編卷十